

# 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新时代、新追求、新作为

■ 文 饶曙光

2020年1月24日下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召开了“新媒体时代的专业影评——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成立40周年研讨会”。我作为会长代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首先致辞。

四十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1年1月24日,在钟惦棐先生的带领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正式成立,并且得到了夏衍先生、陈荒煤先生、张骏祥先生的鼎力支持。参与创办的还有罗艺军先生、梅朵先生、余倩先生等。在他们的努力和推动下,创造了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

在继任会长罗艺军、章柏青先生以及名誉会长余倩先生、副会长王人殷女士、彭加瑾先生的领导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频共振,与电影实践相向而行,使得电影理论批评在中国电影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担,历史的接力棒落到了我们身上。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在论坛作主旨发言,笔者一直都在反复强调要继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以及前辈批评家面向实践、面向银幕、面向观众、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传统,依靠集体性的力量创造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新的黄金时代。中国电影理论批评要尽最大努力推动中国电影实现健康可持续繁荣发展,尤其是要在中国电影强国建设中发挥智库、智囊作用,贡献出更多、更大的理论智慧和力量,同时也要努力建设和完善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众所周知,钟惦棐电影批评、电影美学的根本特性是实践性,即从实践中来,自觉地接受实践检验,积极地指导电影创作实践并取得重要的创作实绩。正如有专家指出的那样,“实践性”不仅仅是钟惦棐先生电影批评的一种“特色”,而且在钟惦棐电影美学思想体系中居于枢纽性位置,是钟惦棐电影思想的一个本质特性。这也成为了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创会宗旨与基本底色,并且一以贯之成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组织一切学术活动的根本原则。

中国电影进入新时代,中国电影理论批评进入新时代,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优秀传统,坚持电影理论批评面向电影实践、面向电影一线、面向所有电影现象的“现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实践中获得灵感,从实践中寻求“增量”。我们所有的批评灵感、理论灵感都应该来自于电影实践,我们电影理论批评的有效性和它的话语权,也在电影实践当中得到验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电影实践也是检验电影理论批评有效性、真理性最重要的标准。

中国电影进入新时代,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当然要与时俱进,同时也要进一步发扬电影理论批评联系实践、面向实践、为电影一线服务的优秀传统,并且在实践当中来寻找电影理论批评新的增长点,成为电影理论批评自身发展最重要的实践基础和实践动力。“实践在前,理论在后,而理论一旦符合现实的需要,符合实践中的人的志趣,也就在更大的程度上推动了实践。”以辩证法而论,只有具有一定理论自觉的电影实践才是更有效的实践,也才能产生更加积极的效果。电影创作也只有在有理论批评指导下的实践中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一点一滴、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从“高

原”走向“高峰”。

电影理论批评的专业性是所有电影理论批评工作者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须臾也不能离开,更不能失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失去了电影理论批评的专业性,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老百姓”,也就失去了电影理论批评存在的价值,失去了电影理论批评工作者存在的价值。电影理论批评要发挥好引领作用,引领观众、引领创作,首先就需要“打铁先要自身硬”,就需要“有那么几把刷子”,根本、基础就是这种专业性,以及专业态度、专业精神、专业品质、专业力量。第一是专业,第二是专业,第三还是专业。

或许,特意强调电影理论批评的专业性、专业精神和专业表达可能会与网络大众传播产生一定的距离,有可能会失去“轰动效应”,也有可能“掉粉”,但暂时所谓的“牺牲”从长远看也是值得的。毕竟,只有我们更加专业,我们的批评才是有建设性的,有效的,最终也能够在长期实践中得到大家的认可,正所谓“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况且我们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是电影评论的专业团体,只有把我们的专业性、专业精神和专业表达发挥到极致,那么我们的工作和作用才能得到不断彰显。其实也不仅仅是电影理论批评专业、职业工作者,所有的电影理论批评活动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体现出专业性,否则就不可能走得久远;即使一时赢得满堂喝彩最终也会被挤出“泡沫”,被“打回原形”。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让电影面临着电影自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也把电影分成了“疫情前”与“疫情后”。电影进入“疫情后”或者说“后疫情时代”,随时随地都会可能发生之前我们没有遇到过的新的变化、新的变局,需要我们不断更新知识、更新观念、更新思维、更新方法、更新策略和观略。尤其是从利益格局方面观察,网上发行对传统的电影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传统的电影利益格局也会发生前所未有的新的变化。这就需要电影业界同仁树立起整体利益观、共同利益观、长远利益观,建立起“命运共同体”,建立起“共同体美学”。在电影“后疫情时代”,在电影利益格局发生前所未有的新变化的过程中,电影理论批评应该进一步发挥电影创作与电影观众、电影市场的桥梁作用,并且也成为电影管理层与电影业界的桥梁和纽带,避免因为误解、误判产生的误区,避免可能的“内耗”,集中一切有益有效的资源实现电影的高质量发展、健康可持续发展,有效、有力、有序推进社会主义电影强国建设。

众所周知,翻译界有一个理论主张就是“信达雅”。当下电影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当然不能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也要以变求变来适应网络时代电影的变化。新媒体时代的专业电影理论批评也要努力追求和实现电影理论批评的“信达雅”。

信,首先是我们对自己的电影理论批评方法、电影理论批评观点要相信。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电影理论批评要想成为“信史”,必须要说真话、说实话,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想要别人相信,首先自己要相信;想要说服别人,首先要说服自己。要让别人相信你是在讲真话,同时也要有与别人进行对话、商量的态度,

而不是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度。讲了真话又能够与别人进行对话,这样的理论批评就会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就能得到更多的认同,就能产生良性互动,就会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总之,电影理论批评首先要有“自信”,然后才有可能实现更多的“他信”,才能担负起电影理论批评引领风尚的社会责任、伦理责任。

电影理论批评的所谓“达”,就是电影理论批评在尊重自己的批评对象、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分析、比较、阐释把握住批评对象、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并且以“通达”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无论是批评个别的电影作品、分析某种电影现象,还是对一种电影实践进行理论批评和阐释,都必须通过专业性的读解分析和阐释,以及深入的研究,真正能由表及里,能够透过现象发现本质,提炼出本质,发现某种规律性的东西,甚至产生“以一当十”的效果。因此,电影理论批评工作者必须苦练内功,不遗余力地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理论修养乃至人生修养,成为像钟惦棐那样的电影批评高手乃至大师,能够早看出电影理论批评的“五部棋”,也就是有前瞻性的眼光、前瞻性的预判。这并不是什么“神机妙算”,而是基于专业性的一种自觉、一种能力、一种方法。

所谓电影理论批评的“雅”,就是要有虚心虚心的态度,善于与“他者”进行对话并且努力吸收、吸取“他者”的营养和智慧。同时也要形成批评家自己的个性,形成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或许还要取“雅”的另外一面——“俗”,即所谓的雅俗共赏,追求更加通俗的表达以尽可能实现“最大公约数”,能够抵达最大层面的受众。在网络新媒体时代,就是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尽可能融会贯通互联网思维、互联网表达,以网友、网络群体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呈现和表达,达成更广泛、更有效、更大层面的传播。观点正确、独到专业是硬道理,传播尤其是有效传播也是硬道理。

总之,新媒体时代的专业影评一定要适应网络时代的变化,一定要持续不断地学习、拥抱、匹配互联网思维,用互联网甚至用抖音这样一些新的手段来传播自己的观点,让专业性、建设性、主流的声音来占据我们电影理论批评的主流。如是,新媒体时代的电影理论批评就能够以专业性,以信达雅来安身立命,有效传播自己的观点,有效发出电影批评主流的建设性的声音,有效建立整个电影生态的桥梁和纽带,为中国的电影强国建设做出我们电影理论批评工作者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即使是在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黄金时代,钟惦棐先生也都反复提醒同仁:电影批评有愧于电影创作。现如今电影理论批评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与电影创作的互动关系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电影理论批评怎么办?不能只有天知道,而是事在人为,有为也才有位。唯有努力、努力、再努力,才能不辜负时代、不辜负人民、不辜负艺术创造。“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全体同仁应当与电影业界所有人一起矢志不渝“上下而求索”。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根据作者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年会的发言整理)

# 评论须直面观众、创作和时代的考验

■ 文 尹鸿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成立四十年,为中国电影发展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一部电影发展史,也是一部电影评论史。新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很多优秀电影评论家,他们有的是电影管理者,有的还兼创作者,像夏衍、陈荒煤、张骏祥,还有学会的创始人钟惦棐先生等,一直与电影创作的发展相伴随。特别是学会成立的四十年来,在推动中国电影发展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伤痕、反思、寻根各个电影思潮,都有评论家的参与。包括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讨论、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探索,以及后来电影走向世界的讨论、娱乐片讨论,还有后来产业化的讨论,现在讲的新主流电影等等。在这些讨论中,评论体现了三个重要的作用:

一是观众的引导。在观众引导当中评论确实把许多优秀的作品推荐给了观众,甚至把《小城之春》这样曾经被忽略的电影重新带回电影舞台上。

二是创作的镜鉴。在很长一段时间,评论工作都同创作保持着互动,评论者与电影创作者的对话、座谈、互动成为常态,比如80年代是评论与创作携手发展的黄金时代,形成良好的评论氛围。

三是对电影思潮的推动。很多电影思潮,西方也罢,中国也罢,都是因为电影评论的概括,把它变成一个趋向、一个群体性现象、一种思潮流派。比如法国的新浪潮、左岸派,中国的“第五代”等等,都是评论界的概括和推动。包括80年代关于娱乐片的大讨论,推动了中国电影的产业化转型和类型电影的发展。一直到今天我们常讲的新主流电影、电影工业化等等,评论都推动了中国电影思潮的发展,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新的时代环境中怎么去做电影评论,对于我们来说都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评论的作用就是引导观众、引导创作和引导美学观念、电影产业观念。因此我们接受的检验也应该是这三个方面。评论如果要在今天的环境当中继续葆有生命力,就要接受这三方面的考验:第一是受众的考验,第二是创作的考验,第三是时代发展的考验。从这三个角度上来讲,确实今天电影评论虽然面临诸多难题和困境,但依然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所谓最好的时代,首先体现在我们现在评论队伍的壮大远远超出了过去的专业评论者,在豆瓣、时光、抖音和快手等各个社交媒体、自媒体上参与电影评论的人数规模庞大,过去我们最多的时候几百人上千人,现在是数以万计。其次是评论的形态更加丰富多样。既有文字的也有影像的,有长的有短的,甚至有互动的,包括像弹幕这样的形态。第三个方面是电影的评论影响更大了。评论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电影的各个环节,过去我们的评论还需要一个中介,需要一个过渡和发酵的过程,现在评论可以直接影响电影的创作、电影

的接受、电影的票房,甚至电影的口碑。电影的引导、评论还会形成舆论,甚至影响到电影政策的决策。不少电影政策、规定、奖励,都参考了电影评论的意见。正因为这样一些原因,最近从国家主管部门到创作机构到各个企业,都不约而同地高度重视电影评论,关注度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在这种背景下,电影评论在新的环境当中是能够经受住受众、创作和时代发展的考验,我觉得有几点非常关键,也希望能够形成一定的共识。

第一,评论应该更加专业理性。理性应该是建立在专业基础之上,没有专业基础其实很难形成理性,我们很容易站在片面的个体立场上。专业性要求我们的评论有一定的理论根据、知识支

撑和方法论工具。在新媒体的评论场上,传统的电影评论有时候会失去一些作用,很重要的就是没有充分发挥专业性,甚至我们还达不到那些业余评论者在某些方面所呈现出来的专业性。无论是理论运用、知识运用、方法运用和对细节的分析能力,评论都不够专业,这也客观上使情绪化的评论有了用武之地。我们说,新媒体会让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但黄钟自己真的雷鸣了吗?我们要有专业基础上的理性评论,才能真正去杜绝那种感情用事的、随意扣帽子的评论。

第二,评论应该严守评论伦理。评论要有自己的专业独立性,评论不是没有利益诉求,但是利益不能够影响评论的独立性。评论有评论伦理,得财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得财有道。这个道,就是伦理的底线,是必须用专业的标准去“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评论有道,正如医者仁心、师道尊严,都是职业底线。无论是金钱还是人情,如果好处不说好,坏处不说坏,评论就失去了伦理的底线。虽然,有时候我们可能不能说出全部的真话,但至少不能说假话。这本来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但在各种圈子文化影响下似乎越来越成为很高的道德要求了。如果评论伦理不能坚持,评论的威信就一定建立不起来。

第三,应重视新媒体环境下评论的传播力、感染力和影响力。评论如果没有这三“力”,实际上它就不可能经受观众的检验和创作的检验。过去四十年,评论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提出了许多具有阐释性的概念,比如电影现代化、娱乐性、高概念、商业美学、新主流电影、电影工业体系、共同体美学等等,而且更是通过具有传播力的评论推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一开始可能观众并没有那么熟悉和接受,像最近可能有三四十部文艺片,由于评论的传播,看起来很文艺、很小众的电影变成了大众电影。其中,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在新媒体环境当中,评论有一套新的修辞学,这套修辞学实际上每个人在写作的时候都会感受到,你给报纸写或者给自媒体写,你在微博写和在电视上讲都会有不同的修辞。因此我们要考虑到不同的时间、空间、受众、渠道,改变修辞方法,让理性的、专业的观点被更多人所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经验来判断,观众对那些理性有感染力的评论是接受的,这些年有的专业的电影评论同样能够“10万+”、“100万+”的阅读量,而且确实能对观众的消费、理解和评价产生影响。电影评论要与时俱进,在修辞手段和专业性上一起下功夫。

最后,特别应该谈到,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四十年有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尽量在电影批评中不搞泛意识形态的政治批判,既要旗帜鲜明,又要包容开放。每个人的认识都有局限,每部电影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所以,评论应该有更多的建设性,尤其要防止党同伐异、无限上纲的批评风气。批评是为了更好的建设,批评是为了电影更加健康繁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日益提高、日益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所组织的这支评论队伍,过去、现在都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中国电影发展中,我们仍然会通过我们的专业性、独立性、影响力和包容性,继续推动创作、服务观众,促进电影的繁荣发展。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根据作者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年会的发言整理)